

解註話白・照對文言

雲蘿公主



聊齋誌異之一

雲蘿公主

聊齋誌異之一

雲蘿公主

許嘯天譯註

羣學書店出版

聊齋誌異之一
雲蘿公主

每冊實價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發行者

出版者

譯註者

羣學書店
總發行所
山東路中保坊
門牌四十七號

羣學書店

許嘯天

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

言文對照
白話詳註
聊齋誌異之一

雲蘿公主

羣仙	一
西湖主	一二
彭海秋	二八
仙人島	三八
雲蘿公主	五七
鍾生	七六
神女	八六
賈奉雉	一〇一
蕙芳	一一四

目

次

一

陸押官

.....

一一一

續女

.....

一二六

嫦娥

.....

一三二

霍女

.....

一五〇

言文對照
白話註解
聊齋誌異之一

雲蘿公主

原著者蒲留仙
譯註者許嘯天

鞏仙

鞏道人，無名字，亦不知何里人。嘗求見魯王，關人不爲通。有中貴人出，揖求之。中貴見其鄙陋，遂去之。已而復來，中貴怒，且逐。且至無人處，道人笑出黃金百兩，煩逐者覆中貴，爲言：『我亦不要見王，但聞後苑花木樓臺，極人間佳景，若能導我一游，生平足矣。』又以白金賂逐者。其人喜，反命，中貴亦喜，引道人自後宰門入，諸景俱歷。又從登樓上，中貴方凭窗，道人一推，但覺身墮樓外，有細葛綳腰，懸於空際，視下則高深暈目，葛隱隱作斷聲，懼極，大號，無何，數監至，駭極，見其離地絕遠，登樓共視，則端繫樓上。欲解援之，則葛細不堪用力，徧索道人已杳矣。束手無計，奏知魯王。王詣，大奇之，命樓下藉茅鋪絮，將因而斷之。甫畢，葛綳自絕，去地乃不咫尺耳，相與失笑。王命訪道士所在，聞館於尙秀才，往問。

之，則出游未復，既遇於途，遂引見王。王賜宴坐，便請作劇。道士曰：『臣草野之夫，無他庸能，既承優寵，敢獻女樂爲大王壽。』遂探袖中出美人，置地上，向王稽首已。道士命扮瑤池宴，本祝王萬年。女子登場數語，道士又出一人，自白王母，少間蜚雙成，許飛瓊……一切仙姬次第俱出。末有織女來謁，獻天衣一襲，金采絢爛，光映一室。王意其僞，索觀之。道士急言不可，王不聽，卒觀之。果無縫之衣，非人工所能製也。道士不樂曰：『臣竭誠以奉大王，暫而假諸天孫，今爲濁氣所染，何以還故主乎？』王又意歌者，必皆仙姬，思欲留其一二，細視之，則皆宮中樂妓耳。轉疑此曲，非所夙諳，問之，果茫然不自知。道士以衣置火燒之，然後納諸袖中，再搜之，則已無矣。王於是深重道士，留居府內。道士曰：『野人之性，視宮殿如籬籠，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。』每至夜中，必還其所，時而堅留，亦遂止宿。輒於簾間，顛倒四時花木爲戲。王問曰：『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？』對曰：『或仙人然耳，臣非仙人，故心如枯木矣。』一夜宿府中，王遣少妓往視之，入其室，數呼不應，燭之，則瞑坐榻上，搖之，眸一閃，則復合，再搖之，胸聲作矣。推之，則應手而倒，酣臥如雷，彈其額，硬迂指，作鐵釜聲。返以白王，王使刺以鍼，鍼弗入，推之，重不可搖，加十餘人舉擲牀下，若千斤石墮地者。旦而窺之，仍眠地上。醒而笑曰：『一場惡睡，墮牀不覺耶！』後女子輩，每於坐臥時，按之以爲戲，初按猶輟，再按則鐵石矣。道士舍尙秀才家，恆終夜不歸，尙鎖其

戶及旦啓扉，道士已臥室中。初，尙與曲妓惠哥善，矢志嫁娶。惠雅善歌，絃索傾一時。魯王聞其名召入，供俸，遂絕情好。每繫念之，苦無由通。一夕問道士：「見惠哥否？」答言：「諸姬皆見，但不知其誰何？」尙述其貌，道其年，道士乃憶之。尙求轉寄一語，道士笑曰：「我世外人，不能爲君塞鴻。」尙哀之不已，道士展其袖曰：「必欲一見，請入此。」尙窺之中，大如屋，伏身入，則光明洞徹，寬如廳堂，几案牀榻，無物不有。居其內，殊無悶苦。道士入府，與王對弈，惠哥至，陽以袍袖拂塵，惠哥已納袖中，而他人不之睹也。尙方獨坐凝想，忽有美人至簷下墮，視之，惠哥也。兩相驚喜，綢繆臻至。尙曰：「今日奇緣，不可不誌，請與卿聯之。」書壁上曰：「侯門似海久無蹤。」惠續云：「龍巖蕭郎今又逢。」尙曰：「袖裏乾坤真個大！」惠曰：「離人相思盡包容。」書甫畢，忽有五人入，角冠淡紅衣，認之都與無素。默然無言，捉惠哥去。尙驚駭不知所由。道士既歸，呼之出，問其情事，隱諱不以盡言。道士微笑，解衣反袖示之。尙審視，隱隱有字蹟，細裁如蟻，蓋卽所題句也。後十數日，又求一入，——前像凡三入。惠哥謂尙曰：「腹中震動，妾甚憂之，常以緊帛束腰際，府中耳目較多，倘一朝臨臚，何處可容兒啼？煩與輩仙謀，見妾三叉腰時，便一拯救。」尙諾之。歸見道士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曳之曰：「所言予已了了，但請勿憂。君宗祚賴此一綫，何敢不竭綿薄？」——但自此不必復入，我所以報君者，原不在情私也。」後數月，道士自外入，笑曰：

「憐得公子至矣，可速把襪襪來！」尙妻最賢，年近三十，數胎而存一子，適生女，盈月而殤。聞尙言，驚喜自出；道士探袖出嬰兒，酣然若寐，臍梗尙未斷也。尙妻接抱，孩呱呱而泣。道士解衣曰：「產血濺衣，道門最忌，今爲君故，二十年故物，一旦棄之。」尙爲易衣。道士囑曰：「舊物勿棄却，燒錢許，可療難產，墮死胎。」尙從其言。居之又久，忽告尙曰：「所藏舊衲，當留少許自用；我死後亦勿忘也。」尙謂其言不祥，道士不言而去。入見王曰：「臣欲死。」王驚問之，曰：「此有定數，亦復何言！」王不信，強留之，手談一局，急起；王又止之，請就外舍，從之。道士趨臥，視之已死。王具棺木禮葬之，尙臨哭盡哀，始悟曩言先告之也。遺衲用催產，應如響，求者踵接於門，始猶以汚袖與之，旣而翦領襟罔不效。及聞所囑，疑妻必有產厄，斷血布如掌，珍藏之。會魯王有愛姬臨盆，三日不下，醫窮於術，或有以尙告者，立召入，一劑而產。王大喜，贈白金綵緞良厚。尙悉辭不受，王問所欲，曰：「臣不敢言。」再請，頓首曰：「如推天惠，但賜舊妓惠哥足矣。」王召之來，問其年，曰：「妾十八入府，今十四年矣。」王以其齒加長，命徧呼羣妓，任尙自擇。尙一無所好，王笑曰：「癡哉書生！十年前訂婚嫁耶？」尙以實對。乃盛備輿馬，仍以所辭綵緞爲惠哥作妝，送之出。惠所生子，名之秀生——秀者袖也——是時年十一矣。日念仙人之恩，清明則上其墓。有久客川中者，逢道人於途，出書一卷，曰：「此府中物，來時倉猝，未暇璧返，煩寄去。」客歸，

聞道人已死，不敢達王，尙代奏之；王展視，果道士所借。疑之，疑其冢空棺耳。後尙子少孺，賴秀生承繼，益服輩之先知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『袖中乾坤』，古人之寓言耳，豈真有之耶？抑何其奇也？中有天地，有日月，可以娶妻生子，而又無催科之苦，人事之煩，則納中蟻蟲，何殊桃源雞犬哉？設容人常住，老於是鄉可耳。」

輩道人沒有名字的，也不知道什麼地方人，曾經去求見魯王，管門人不肯替他通報。有太監出來，作揖求他，太監看他下流，趕去他。停了一回，又跑來，太監生氣，一邊趕一邊打，到沒有人的地方，道人笑着拿出黃金一百兩來，央告趕他的人，去回覆太監。替他說道：「我也不要見魯王，不過聽得後花園花樹樓閣，是世界上最上的景子，倘然領我去遊玩一過，一世裏心滿意足了。」又拿白金送趕他的人，那人歡喜起來，回去說了。太監也歡喜，領道人從後面轅門進去，模樣景子都看到。又跟着上樓，太監正靠在窗口，道人一推，但覺身子跌出樓窗外，有細簾攔住腰裏，掛在半空中，朝下看，又高又深，覺得眼花，那簾條兒輕輕的發出要斷絕的聲音來，害怕極了，大喊起來，停了一回，幾個太監跑來，看了十分驚慌，看他離地很遠，上樓去大家一看，那一頭掛住在樓上，要替他解下來，因為簾細不能用力，到處尋道人，已經不見了。束着手沒有法子，去告訴魯王知道，王來一看，很奇。

怪，吩咐在樓下面墊起稻草，鋪着棉花，要想去割斷他，纔預備舒齊，簾條自己斷下來，離開地纔不到一尺呢。大家好笑。王吩咐找道士住的地方，聽說住在尙秀才家裏，去問他說：『出去遊玩沒有回來。』

後來在路上碰着了，便領去見魯王。王請他坐了喝酒，便請他做仙術。道士說道：『我是鄉下人，沒有別樣本事；既然承你寵愛，便喚舞女替大王祝壽。』便向袖子裏摸出美人來，擱在地上，向魯王行過了禮。道士叫他扮瑤池宴的戲，祝魯王萬歲。那女人上場說了幾句，道士又變出一個美人，自己說是王母，停了一回，董雙成，許飛瓊……許多仙女，一個一個挨着都出來了。末了有一個織女來見王母，獻天衣一件，金采斑斕，光亮照滿了一屋子。魯王猜他是假的，向他要來看，道士連連說：『不可以！』王不聽，到底拿來看了，果然是沒有縫的衣裳，不是人工能夠做的。道士不高興起來，說道：『我誠心侍奉大王，暫時從天孫處假來的；現在被濁氣弄醜了，怎樣去還原主呢？』王又想歌舞的，必定都是仙女，要留他一兩個下來，仔細一看，都是宮裏做戲的妓女。疑心這個曲子，平常沒練習過，問起來，果然茫無頭緒，道士拿衣服丟在火裏燒了，然後收進袖子裏，再去搜他，已經沒有了。

王從此狠敬重道士，留他住在府裏；道士說道：『山野人的脾氣，看宮殿和籠子圈子一般，不如秀才家裏能夠自由。』每到夜裏，一定要回到他家裏；有時候再三留住他，也便住下，常常在酒席跟前顛倒開着四季花木玩兒着。魯王問他說道：『聽說仙人也不能忘記愛情，是不是真的？』回答說道：『或者仙人是這樣的，我不是仙人，所以心和枯了的木頭一般。』有一日夜裏，睡在王府裏，王叫年輕的妓女去看他，走進他的房裏，叫了幾聲，不答應，拿燈燭來照，看他閉着眼坐在牀上，搖着他，眼睛睜開一轉又閉了，再搖搖他，鼾聲響起來。推他，便隨手倒了，鼾聲和打雷一般；彈他的額角，硬得碰着手指頭痛，發出鐵鍋子的聲音。回去告訴魯王，魯王說用鍼刺他，鍼也刺不進，再推他，重得搖不動，添了十幾個人抱起來，丟在牀底下，好像千斤重的石頭倒下來似的，早晨去看他，仍舊睡在地上，醒轉來笑道：『一場亂夢，跌在牀下，不覺得嗎？』後來女人們，常常在他坐着睡着的時候，摸着他當玩兒；初摸他的時候還軟，再摸他，就變了鐵和石頭了。

道士住在尙秀才家裏，常常統夜不回去；尙秀才鎖着他的房門，到早晨去看他，道士已經睡在屋子裏。當初尙秀才和唱曲兒的妓女惠哥要好，說定了一個願意嫁，一個願意娶，惠哥很會唱曲兒，絲絃當中很有名氣。魯王聽見他的名氣，便叫進去侍奉，因此斷了情分，常常想念他，苦於不能見。

面有一晚，問道士：「可看見惠哥麼？」回答說道：「許多女人都看見，但是不知道他們的姓名。」尚秀才說出他的相貌，說出他的年紀，道士便記起來，尚秀才求他代傳一句話，道士笑着說道：「我是世外人，不能替你做送信的雀兒。」尚秀才很可憐的求他不肯罷休，道士揭開他自己的袖子，說道：「你若一定要見一面，請你到這裏邊去。」尚秀才向裏面張望，裏面大得像屋子一般；彎腰進去，有光線透明，寬敞得和廳堂一般，茶几桌子牀榻，沒一樣沒有。住在裏面，一點兒不覺得氣悶難受。道士到王府裏，和魯王對面下棋，看見惠哥走來，假裝用袍袖去抹灰塵，惠哥已經藏進袖子裏去，那別人却沒有看見。尚秀才正在獨自坐着呆想，忽然看見美人兒從廊檐口跌下來，一看，便是惠哥；兩個人又詫異又歡喜，親密得不得了。尚秀才說道：「今天這段奇怪的姻緣，不能沒有表記，要和你聯兩句詩寫在牆上。」那詩的意思說道：「做官人家的門裏，和海一般深的，長久沒有信息了……」惠哥接着說道：「誰想得到從前親愛過的情人，現在又碰到了！」尚秀才說道：「袖口裏的天地真正的大。」惠哥說道：「我們兩個離別的人想念的苦處，統在這時候說出來。」剛把這幾句詩寫完，忽然有五個人進來，戴着牛角的帽子，淡紅的衣裳，一看，都和他認識。一句話不說，捉了惠哥去；尚秀才又嚇又怕，不知什麼緣故。

道士回家來，叫他走出來，問他情形，瞞着他不肯都說出來；道士微微的笑着，脫下衣服，翻出袖子里子給他看。尙秀才仔細一看，隱隱有字跡，細得和虱子的子一般大，原來便是兩人題着的詩句子呢。過了十幾天，又求告着要進去一看，——前後一共去了三過。惠哥和尙秀才說道：『肚子裏震動，我很憂愁，常常用粗布縛在腰裏；王府裏耳目很多，倘然有一天養下來，什麼地方可以遮住孩兒的哭聲？請你和鞏道人商量商量，看見我要叉着三回的時候，便來救一救。』尙秀才答應他，回來見了道士，跪在地下不肯起來；道士扶他起來說道：『你們說的話，我已經明白了；你不要憂愁，你的後代，全仗這一點點，那裏敢不盡力的。——但是從此不必再進去了；我要報答你的，原不在私情。』後來幾個月，道士從外面進來，笑着說道：『帶了公子來了！快拿抱裙來！』尙秀才的妻子最賢惠，年紀快三十歲了，養了好幾胎，纔留下一個兒子；纔生了女兒，滿月就死了。聽得尙秀才的說話，又奇怪又歡喜；自己跑出來，道士從袖子裏拿出孩兒，閉着眼像睡着，臍帶還沒有斷。尙秀才的妻子接過來抱着，纔呱呱的哭起來；道士脫下衣服說道：『產婦的血染在衣服上，是修仙的人最忌諱的。現在爲了你的原故二十年的舊東西，一朝便去了他。』尙秀才替他換去衣服，道士叮囑他說道：『舊東西不要丟他，拿他燒一錢多灰，可以醫治難產打下死胎。』尙秀才依了他。

的話，住了又是許多日子，忽然告訴尚秀才說道：『藏着的舊道袍，應該留一點兒你自己用，我死後也不要忘記了。』尚秀才聽他說話不吉利，道士不說話走了去。見魯王說道：『我要死了，』魯王詫異着問他。說道：『這個是定數，也沒有什麼說的！』魯王不相信，再三留住他，下一局棋；忙忙的站起來，魯王又攔住他，道士求去住在外面房屋裏，依了他，道士跑去睡下，一看他已經死了，魯王買棺材很盡禮的安葬他，尚秀才去哭得很悲傷，纔想到從前的說話，是預先告訴他的。

留下的道袍，拿來催生，很靈驗，來求討的人接連不斷的上門來；起初還用那隻齷齪袖子給他們，後來剪下領兒大襟，沒有不靈驗的。等到聽得他的叮囑，疑心妻子必定有難產，剪血布和手心般大小，很寶貴的藏着。齊巧，魯王有一個最喜歡的小老婆生孩子，三天不下來，醫生沒有法子；有人說起尚秀才來的，便立刻喚他進去，一劑藥便生下來。魯王很歡喜，送他銀子綢緞很多，尚秀才統統謝絕，不要。王問他：『要什麼？』說道：『臣子不敢說。』再三問他，磕着頭說道：『倘肯給我天大的恩典，祇求賞我舊時認識的妓女惠哥，便滿我的心願了。』王喚惠哥來，問他的年紀，說道：『我十八歲進王府，到現在十四年了。』王看他年紀已經大了，便出命令，把許多妓女統統喚來，聽尚秀才自己挑選。尚秀才一個也不歡喜。王笑着說道：『好癡心啊，這這讀書人，你們是十年前約定

婚姻的嗎？」尙秀才把實在情形說出來，便打發許多車馬，仍舊拿他所不要的綢緞，給惠哥做嫁妝，送他出門。

惠哥所生的兒子，名字喚做秀生，——「秀」字是「袖」字的意思，——這時候年紀十一歲了，天天想着仙人的好處，清明節便去祭他的坟。有多年在四川地方做客的人，遇見道士在路上，拿出一本書來，說道：「這個是王府裏的東西，回來的時候，慌慌忙忙，來不及去還他，託你帶了去。」那客人回到客裏，聽得道士已經死了，不敢送到王府裏去；尙秀才替他說了，王拿去打開了看，果然是道士借去的。疑心他掘開他的坟來，一口空棺材罷了。後來尙秀才的兒子，年紀輕的時候死了，靠着秀生接下後代去，越發相信道士是預先知道的呢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「『袖子裏有天地』，是古時人的空話罷了，難道是真正有的嗎？怎麼有這般奇怪的事體呢？裏面有天地，有太陽月亮，可以娶妻子，養兒子，却是又沒有討租錢的苦楚，和世界上的討厭事體。那道袍裏面的蟲子，和桃源避難地方的雞狗有什麼兩樣呢？如能夠許人永遠住着，到老住在這個地方也很好了！」

（註）董雙成許飛瓊，這兩個女仙人，都是同一候王母娘娘的。

(註二)無縫 天上有織女仙，他做成一件天衣，沒有縫合的線迹；因為天上本來沒有針線可以縫的。

(註三)天孫 織女仙是天的孫女，所以又喚做天孫。

(註四)蕭郎 從前結過愛情的男人，後來和他心愛的女人分別了，喚做蕭郎。唐朝時候，有一

西湖主

陳生弼，教字明允，燕人也。家貧，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，泊舟洞庭。適豬婆龍浮水面，射之中背，有魚銜龍尾不去，並獲之。鎖置梳間，奄存氣息。而龍吻翕張，似求援拯。生惻然心動，請於賈而釋之。攜有金創藥，戲敷患處，縱之水中。浮沈踰刻而沒。後年餘，生北歸，復經洞庭。大風覆舟，幸扳一竹簾，漂泊終夜，挂木而止。援岸方升，有浮尸繼至，則其僮僕。力引出之，已就斃矣。慘怛無聊，對坐憩息，但見小山

個崔郊的丫頭，面貌長得很美，知道彈唱；後來家裏窮了，把這丫頭賣給連帥於頓家裏。崔郊想得他利害，那丫頭到寒食節的時候，到崔家來；見了崔郊，崔郊送他一首詩。裏面有一句：從此蕭郎是路人。蕭郎是說崔郊自己。後來連帥見了詩，便放了丫頭，仍舊回到崔家去。